

豫剧电影《铡刀下的红梅》唱腔音乐分析

■周景春(菏泽学院, 山东 菏泽 274015)

[摘要] 豫剧电影《铡刀下的红梅》是小皇后豫剧团为建党90周年倾力打造的优秀剧目,音乐和唱腔是由著名豫剧作曲家王豫生设计的。在不脱离豫剧韵味的基础上,王豫生将民歌、说唱及其他戏曲剧种的某些旋律融进唱腔音乐中,使音乐凸显出清新的特点。剧中的唱腔音乐结合故事的发生地,巧妙地运用了山西民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的旋律做全剧的音乐主题,贯穿全剧的发展。另外,音乐还汲取了河北民歌、京剧、河南坠子等姊妹艺术的营养成分,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关键词] 豫剧;音乐主题;山西民歌

豫剧电影《铡刀下的红梅》是河南小皇后豫剧团为建党90周年倾力打造的优秀剧目。该剧在拍成电影前已凭实力获得了观众和专家的认可,曾荣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奖”、中宣部第九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小皇后豫剧团的团长王红丽凭借对剧中刘胡兰的出色演绎,二度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另外,小皇后豫剧团曾带着本剧远赴澳大利亚、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演出,深受观众欢迎。这些成绩的取得,和其中的音乐设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音乐和唱腔是由著名豫剧作曲家王豫生设计的。王豫生有着深厚扎实的豫剧创作功底,同时善于汲取姊妹艺术的营养。在唱腔中,山西民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的主题音乐贯穿全剧,主题音乐与豫剧完美结合,达到珠联璧合的程度。此外,剧种的唱腔音乐还吸收了河南坠子、河南曲剧、京剧、评剧等姊妹艺术的长处,并将其结合故事的背景融入豫剧唱腔或音乐中,给整个音乐唱腔注入了清新的元素与活力。本文围绕上述两点介绍一下该剧的唱腔音乐设计。

民歌主题贯穿全剧

豫剧电影《铡刀下的红梅》描写的是1947年,少女刘胡兰不幸被捕后,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于铡刀下英勇就义的英雄事迹。故事发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王豫生将著名的山西民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用作该剧的音乐主题,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该主题旋律从片首曲开始出现,在故事的进展中结合不同场合、不同的情绪表现及人物的心理变化,适当进行变奏,并结合河南豫剧的风格特点贯穿全剧的发展,起到美不胜收的艺术效果。

民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是简单的山下句结构,具有典型的山西音乐风格。影片《铡刀下的红梅》共有九场戏,此民歌主题多次出现,贯穿全剧。加上片首曲和片尾曲,主题音乐共出现15次。每次主题出现都结合剧目所要表达的具体情节内容及人物情感背景或将主题进行变奏。

片首曲中运用《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下文简称主题音乐)的整体音乐旋律稍微精简,全乐队演奏,配以打击乐的烘托,预示了该剧恢宏大气的主旨,也点明了作品的革命性。乐队演完,为女声独唱,以音乐主题与豫剧的旋律相融合,山西民歌主题与豫剧的旋律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片尾曲与片首曲相同,强调了作品的主旨。而片中还有几次使用该主题的整体旋律都结合剧情进行了变奏或

变化处理。

第一场戏中,村长和玉嫂就义。外面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奇寒无比。刘胡兰进庙前看到村长的尸体,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棉袄盖在村长身上,捡起村长带血的头巾抱在怀里。此处的背景音乐用主题音乐的整体旋律,与本影片的片首曲相同。在打击乐的烘托下,全乐队演奏,表现烈士献身革命的悲壮与恢宏大气,同时也体现刘胡兰看到逝去的先烈,无比悲愤的心情!

第二场戏中,为了表现夜晚的安静及少女刘胡兰恐惧的心理,乐队轻轻地奏出主题旋律。在呼啸的风声衬托下,主题音乐的下句渐强出现作为刘胡兰演唱的前奏。刘胡兰的唱腔“粉身碎骨不低头”结束后,《共青团团歌》的前两句出来,以主题音乐的下句结尾变奏奏出,音乐衔接自然,激情四射,极具感染力。

第三场戏中,主题音乐出现三次。顾长河出场时,主题音乐的下句作为其演唱的前奏。刘胡兰给顾县长讲她从小没妈、奶奶养育她的故事,所以说辫子是奶奶的。道白时,为了衬托无限的回忆之情和无比的深情,乐队用深情的主题音乐再次奏响主题音乐的变奏形式。当顾县长答应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后,刘胡兰高兴地跳起来,音乐主题欢快地奏出。为了充分表现出刘胡兰即将加入中国共产党难以掩饰的欢喜心情,乐队演奏的速度很快,十分轻松活泼。

有时候为了表现特定的场景,也用独唱或合唱来表现主题。例如,第三场到第四场转化处,女声清唱主题民歌的第一段歌词,由演唱主题转换至下一场。

第五场开头,乐队模拟出呼啸的寒风声和伴奏旋律融合在一起,女声伴唱加独唱代表群众交代故事的背景及进展,“漫天风雪卷平川……寒凝大地奈何天”。合唱重复“寒凝大地奈何天”时,用的是主题音乐的下句。这次主题音乐的演唱,演员饱含激情与爱怜,表达乡亲们心疼刘胡兰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

刘胡兰由于顽皮,气了奶奶,跟奶奶道歉。“奶奶,奶奶呀,……胡兰子我惹你生气太不该”一句的演唱,用了主题音乐下句的变奏处理,是亲切温柔的风格,加上王红丽用撒娇的语气,表现小姑娘的可爱聪明。接着伴奏用了主题音乐的下句,结束感很强。

刘胡兰与奶奶刑场告别前的唱段中,“……胡兰子有多少心事要对奶奶聊……”巧妙地将主题音乐下句的前半部分嵌进整个唱段中,显得亲切以及对奶奶的难分难舍之情。

求奶奶剪辫子那段唱中,无限深情地告诉奶奶“念儿把它贴在心上”,下面的“就好像儿为奶奶抚胸膛……”把主题音乐的下句放慢了速度,表现出刘胡兰对奶奶无比深情的爱。

结尾处,刘胡兰铡刀下英勇就义。乐队引奏出主题旋律,合唱团用哼鸣唱出主题旋律。表现出群众对刘胡兰的哀悼之情,也为更好地塑造出刘胡兰的革命英雄形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主题音乐还多次出现在唱腔的前奏或间奏中。

顾长河出场时的一段唱腔,运用了主题音乐的下句作为顾长河唱腔的前奏。

第八场,刘胡兰与奶奶在敌人面前相见,这里有段奶奶心碎肠断的一段唱。开头一句“紧紧将儿怀中抱……”的前奏中揉进了主题音乐下句的后半部分,很低沉的风格。刘胡兰的唱腔“……祝愿好奶奶福大寿高后”前,主题音乐的下句做前奏,深情无限地引出唱腔“奶奶你擦干眼泪听儿讲……”

除了主题吸收山西民歌的旋律外,王豫生在电影《铡刀下的红梅》中还恰到好处地引用了山西民歌《想亲亲》和河北民歌《小白菜》。这两首民歌的出现给人极其自然的感觉,在影片中都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山西民歌《想亲亲》为小孩万甫仁去相亲的路上清唱的,既符合人物的心理特征也能表现出故事的地域特征。

河北民歌《小白菜》是奶奶要剪辫子时,刘胡兰急中生智唱出来的,她用歌曲的感染力使奶奶感动。由于刘胡兰的人生经历和小白菜非常相似,奶奶听完触动伤心事,哭着停手,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成功吸收说唱音乐及姊妹剧种的旋律音调

京剧的唱腔、河南坠子的旋律、河南曲剧及评剧的一些腔调都被王豫生巧妙地融入影片的唱腔中,与豫剧水乳交融般融为一体。这些民间音乐素材为影片的唱腔音乐注入了新鲜血液。

刘胡兰在庙外面的唱段:“玉嫂啊,你教我要为理想去奋斗”以及在刑场与奶奶告别时唱的“你为儿等门闭户熬通宵”这两句唱腔都是将河南坠子的典型旋律风格融进豫剧唱腔中。特别是王红丽在演绎“等门闭户”一句时,“门”字用歌唱高位置的哼鸣,韵味十足,声情并茂,具有很浓郁的说唱音乐的韵味。刘胡兰气了奶奶,奶奶骂刘胡兰时的一句“狗二爷上轿不受抬”也是河南坠子的风格。

刘胡兰和奶奶在刑场告别时,刘胡兰唱完第一句“好奶奶,亲奶奶……咱祖孙有泪不能在敌人的面前抛”后奶奶的唱段“紧紧把儿怀中抱”,奶奶的唱腔音乐及伴奏中运用了河南曲剧的旋律音调,极具悲剧伤感的色彩。跟豫剧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和豫剧又合为一体,给听众无比清新的感受。

片中的特派员是一个十分圆滑的阴险人物,在对他的唱腔设计中,王豫生借鉴了京剧、曲剧、评剧等姊妹剧种的一些旋律特点,使诸多看似矛盾、不同的民间音乐形式统一在豫剧的总体风格当中。京剧、曲剧、评剧等风格短暂出现后,马上回到豫剧的旋律线上。在特派员对胡连长的一段唱腔中,“……谈什么自白再转生”一句的京剧唱腔的借鉴,加上突出运用京胡的音色,京剧的特点非常鲜明。

后面“休用残暴结怨恨,对百姓要晓以礼,要施以仁,要用那耐心细心菩萨的心,一心一意地笼络人”具有河南曲剧的特色。到“……先要赢得民心”一句,加上伴奏的旋律音色,又有平剧的韵味。特派员对刘胡兰的唱腔中“你好似出土的竹笋娇又嫩,你如同出水的芙蓉清又纯”,京剧和评剧糅合在一起。“芳龄豆蔻花似锦”拖腔处则是运用明显的京剧特点,“……不幸被妖孽迷本性,可惜啊”,也是京剧的韵味,到“迷路的羔羊失灵魂”又回到评剧的特点上来,到结束句“我劝你回心转意”,唱腔回到豫剧的主题上自然地结束。尽管特派员的唱腔中融入众多姊妹艺术的旋律音调,由于这些旋律音调并不是生硬地套用过来,而是结合豫剧的特点融进豫剧中的,观众听起来并没有脱离豫剧的大方向,只是觉得新鲜,有其他剧种的风味。这些综合剧种的糅合运用,加上王兴刚的精彩演绎,扎实的演唱功底,用真假声结合的演唱及道白,表现出特派员的老奸巨猾与阴险凶残的本性。

刘胡兰了解到敌人也在找顾长河时内心激动的唱腔,“掩不住心头暗喜,特派员一语漏天机”,前面也是京剧的韵味,到“漏天机”回到豫剧的主线上来,重复最后一句则是更加强调了豫剧的主题风格。

总之,豫剧电影《铡刀下的红梅》中的唱腔音乐,巧妙地吸收了其他民间音乐的旋律音调。山西民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的旋律为音乐创作的主题,王豫生根据剧情表现及人物特点的需要,或延伸或缩减主题旋律,恰当地进行变奏处理。主题共15次出现,时而融进人物的唱腔中,时而嵌入合唱中或唱腔的前奏或伴奏中,起到贯穿全剧的作用。山西民歌的主题旋律与河南豫剧的风格完美地糅合在一起,新颖而独特。对于塑造刘胡兰丰满的少年革命英雄形象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还将河北民歌《小白菜》及山西民歌《想亲亲》由剧中的人物适时演唱出来,自然流畅,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河南曲剧、河南坠子及京剧、评剧等姊妹剧种的部分音调也被吸收融进剧中的唱腔及音乐中,具有清新优美的感觉。而这些姊妹音乐也只是主题音乐的点缀,不会使整个旋律线条脱离主题音乐,更不会使整体音乐风格脱离豫剧的韵味。正应了左奇伟说的,“不管什么剧种、什么音乐、什么歌,用到豫剧上,用好了,用的得当都姓豫”^①。

注释:

① 左奇伟:《谱写时代的旋律——让现代豫剧唱法科学化、声乐化》,《河南戏剧》,2011年第6期。

【参考文献】

- [1] 苏冰叶. 电影音乐的民族性管窥[J]. 电影文学, 2010(01).
- [2] 顾家佳. 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性风格初探[J]. 电影文学, 2011(10).
- [3] 王红丽. 我爱胡兰子——《铡刀下的红梅》排演心得[J]. 中国戏剧, 2002(03).
- [4] 余笑予. 为小皇后豫剧团说几句话[J]. 中国戏剧, 2003(02).
- [5] 郭光宇. 寓凛然之气于细微之中——看豫剧《铡刀下的红梅》[J]. 戏曲艺术, 2001(04).

【作者简介】周景春(1974—),女,山东聊城人,硕士,菏泽学院音乐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及中国民族民间音乐。